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四十回 慶團圓賈母賞中秋 博歡笑村嫗陪戲宴

話說黛玉在蘅蕪苑見小丫頭來請，回到瀟湘館，走上台階，聽見雪雁屋裡一片嘻笑之聲，卻不聽得襲人說話。黛玉便問道：「小丫頭說不明白，說來了一位奶奶，可是襲人姐姐嗎？」襲人在裡邊聽了「奶奶」兩個字，臉先紅了，趕忙迎了出來與黛玉磕頭。黛玉把他拉住問道：「如今可太好了，我倒惦記你呢。」說著，拉了襲人的手走進裡間讓坐。襲人不敢就坐，黛玉笑道：「這屋子裡你頭裡常來慣的，咱們舊日在一堆兒猶如相好姊妹一樣，別生分了我。」襲人只得在一張小杌子上就凳沿欠身坐了，低頭無語。

黛玉看他一種拘謹羞愧之態，迥非舊時舉動，便問：「見過老太太、太太沒有？」襲人欠身答道：「剛才進來見過的了。」又問：「晴雯、寶姑娘的事都知道了嗎？」襲人道：「都知道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第一個先說晴雯，那時病著被太太擡出去，死了放在棺材裡，抬到地頭活了轉來，悄悄的在他舅舅家裡住了兩三年，咱們都不知道世上還有這個人。第二個寶姑娘，金玉姻緣不到頭，靈柩現停在鐵檻寺，有這位張小姐的遺體附魂還了陽，更是天下少有的事。說到我……」黛玉說出「我」

字，瞅了襲人一眼，重又道：「我也是死去活來，上年回了家，都料定我再不能到這個屋子裡來的了，那曉得後來的事竟是神仙也不能知道的。你和我們一個樣兒，今兒進來也只當轉世投胎，把頭裡的事再別掛在心上，大家過快活日子。晴雯不過嘴躁一點，其實心上也是坦白的。」

襲人聽了黛玉的話，不能回答一句，惟有流涕，說道：「奶奶寬宏仁厚，我活一天戴奶奶一天的恩德。」說著又跪下去，黛玉忙拉住他道：「話都和你說明的了，還要這樣算什麼呢？」又道：「寶姑娘仍舊住他的蘅蕪苑做新房，晴雯、紫鵑叫他們住在怡紅院了，你愛住那裡憑你去揀罷。」晴雯聽了忙過來叫道：「襲人姊姊照舊同咱們去住怡紅院好。」襲人心思撩亂，話不留神說一句：「我不去住這屋子，也住膩的了。」晴雯聽了心想，好意留他，他倒說出這句話來，由不得答他一句道：

「你住膩了，再到蔣……」晴雯才吐出個「蔣」字，紫鵑正同晴雯站著，連忙在他衣巾上拉了一把。晴雯記起黛玉勸他的話，便縮住了口。襲人只做不理會，便接口道：「我到這裡來伺候奶奶。」黛玉道：「你願意在這裡住也使得，快去看看寶姑娘再來。」襲人道：「我的鋪蓋還沒拿進來呢。」紫鵑道：「雪雁就有幾牀被褥，怕短了你的鋪蓋嗎！」

當下襲人出了瀟湘館，一路行走，細想林姑娘的話說得情理懇切，似沒有惱我。他素日是有心眼的人，真假尚難揣度，只好留心再看底下。正走間，頂頭來了彩屏，見面彼此問好。

彩屏便問：「姊姊那裡去？」襲人道：「蘅蕪苑去瞧寶姑娘。」彩屏笑道：「姊姊怎麼連園子裡的路都認不得了？這是到籠翠庵去的路呢。」襲人因心裡有事，不留意順腳走去，被彩屏道破，抬頭一看，自己醒道：「我當真髮昏了。」便回身同了彩屏，一路敘話過了荇葉渚。彩屏自回蓼風軒去，襲人徑往蘅蕪苑。

他一進外間屋門，見了寶釵並不驚奇疑異，竟當了素常見慣的寶姑娘，把自己嫁到蔣家才回家時候要往鐵檻寺哭訴的心腸就此發洩，滿腔怨苦結為淒楚之聲，抽抽噎噎的哭起來。寶釵一見襲人，也禁不住兩行珠淚直滾下來。鶯兒忙上前悄悄勸道：「今兒是姑娘回九的好日子，快別這樣，你瞧引得姑娘也傷心起來了。」薛姨媽在裡間屋子裡聽見，也出來把襲人勸說了幾句，襲人才住了哭。

寶釵道：「剛才小丫頭來請林姑娘，說來了一位不認識的奶奶，林姑娘就猜是你。我先要問你，是誰叫你進來的？」襲人答道：「是林姑娘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林姑娘叫你進來就很好，你見了林姑娘，他和你說些什麼？」襲人就把黛玉說的話一一告訴了寶釵。寶釵道：「難得林姑娘同你講這些話，你也不用傷心，就把林姑娘這番話細細領會去，我也再沒別的話和你講了。你在那裡住呢？」襲人道：「我就住在瀟湘館裡。」寶釵點點頭。襲人又問了寶釵借體還陽的話。一時寶玉回來，見了襲人，因前日已與襲人見過面，知道他進來了，此時不過與他淡淡問答幾句，等將來到無人處私與綢繆自不必說。是日，薛姨媽同襲人都在瀟湘館住下。

到了十五早上，賈赦率領子姪輩先在賈母處行禮已畢散出，邢、王二夫人及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黛玉、寶釵眾姊妹挨次與賈母叩節。然後李紈妯娌等又見過了邢、王二夫人，薛姨媽與賈母、邢、王二夫人互讓一會坐定。寶玉先已隨著賈赦一班行過禮了，只混在姊妹們裡頭，同那個扯扯，與這個講講。眾人坐不多時，賈母便令邢夫人、尤氏婆媳各自回家去過團圓節，晚上不必過來。邢夫人先自走了，尤氏隨後站定，回轉頭來笑道：「老祖宗趕我們，只好走了。」鳳姐也笑道：「不知好歹的，老祖宗體諒你們，不磕個頭謝謝，你們瞧他還要拿腔呢。」

別害臊，儘管走你的罷。」說著，把尤氏一推，蓉哥兒媳婦也帶笑隨著走了。

眾人各自回去，鳳姐到自己屋裡脫了衣服，才吃完飯，平兒進來說道：「老婆子上來回，劉姥姥來了，在二門外站著呢。」鳳姐道：「為什麼不叫他進來？老太太前幾天還問起呢。」平兒吩咐了老婆子，便站在月台基下等他。不多時，劉姥姥走進院子，趕著上前與平兒問好。見廊下放著一大堆西瓜，劉姥姥道：「我女婿家裡種了十幾畝瓜，地裡頭一籬腦兒起來還沒這些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這幾個是挑出來賞丫頭、婆子們晚上供月的，你去瞧咱們堆西瓜的屋子，比這裡還多幾十倍呢。」說著進了堂屋。

劉姥姥見了鳳姐，彼此問好。鳳姐道：「姥姥，算你有兩三年沒來，瞧你倒越發硬朗了。咱們都說姥姥為什麼不來，連老太太也惦記你，別一會子得罪了你，惱了咱們了。」劉姥姥念了一聲佛道：「我的好奶奶，說起這樣話來。就為上會子，奶奶同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們都看顧我，拉了許多東西回去，我女婿家裡添了好幾畝地，屋子也蓋了幾間。一年四季，瞧他們閒的時候就少，看不過，幫他們動動手，那裡走得開？所以沒有來看奶奶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又拿什麼時新菜蔬來送咱們呢？」劉姥姥道：「今年雨水多，結的瓜果都不好。上會子來孝敬了這點點，硬的軟的騙了一大車子東西回去。今番進城來，我女兒、女婿原叫我地頭上搜尋搜尋，多少帶一點子，再不然蠅蠅也捉兩籠子來，送給哥兒們玩玩。我想哥兒們年紀也大了，不愛這些。說到別的，還有什麼希罕東西？知道的呢，說我盡一點窮心；那一等刻薄嘴，一定說那討人厭的劉姥姥，又拿了兩籃子蟲蛙扁豆、退倭瓜來打抽豐了，不如塌拉了兩條胳膊進來看奶奶倒乾淨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是姥姥你多心，咱們倒想你們田裡一點野味兒換換口，底下來再給我們罷。」劉姥姥又回過臉來向平兒道：「姑娘給我耍的葫蘆、茄子條兒，有了心也沒孝敬，果然奶奶、姑娘不嫌棄那些東西，值什麼錢呢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外孫、外孫女兒為什麼不同你進來？」劉姥姥道：「他們如今也都大了，不許他們出來玩耍，在家裡輕便活計也好替替力。我一個人搭了一輛屯車，趕天明就進了城。到門上不叫進來，盤詰個難，耽擱了有時候呢。」鳳姐聽他的口氣，知還沒有吃飯，便命平兒：「叫他們與姥姥端飯，他屯裡上來走了十多里路了，先拿兩個月餅來給姥姥先點點饑。老太太那裡傳過飯了，姥姥你吃了飯同他過去，太太也在老太太屋裡呢。」

我到園子裡去走走，看他們收拾圓月的地場。

當下便帶了小丫頭進園來，先到凹晶館前看了看，見已撐起五色彩帳，老婆子們搬抬桌椅，小丫頭支架風爐，洗滌茶酒器具，正在忙亂。鳳姐吩咐了幾句話下來，要到瀟湘館去，見五兒正走來道：「姨太太同奶奶都到蘅蕪苑奶奶那裡去了。」鳳姐又回身來到寶釵處，見史湘雲、李紈、李綺、探春、惜春、寶琴、香菱、玉釧都在寶釵房裡說笑。薛姨媽與黛玉兩個看寶釵做的針黹，因這些繡花東西都是張家姑娘的手跡，所以看了還議論針線好歹。

鳳姐進去，大家讓坐，講不到兩三句話，只見翡翠進來找璉二奶奶，道「老太太因為劉姥姥來了，留他聽戲，叫就在賞月的地方，傳梨香院戲班來唱戲，晚上再圓月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凹晶館前唱戲就寬敞。」便叫小丫頭去叫林之孝家的來，吩咐預備著，一面先打發人去告訴王夫人。黛玉笑問：「可就是『大火燒了毛毛蟲』這一個劉姥姥嗎？」鳳姐道：「可不是他呢。」寶釵、湘雲都

笑道：「今兒來了，可有了玩意兒了。」當下眾人都拉翡翠坐下，翡翠道：「我要走了，你們去罷。老太太今兒高興，也就來了。」鳳姐忙同翡翠出了蘅蕪苑。這裡薛姨媽一眾人也都慢慢起身，齊至凹晶館。紫鵑、鶯兒、晴雯又去拉了襲人都來瞧戲。眾人才至凹晶館，李紈也來了。遠遠望見鴛鴦、琥珀攙扶了賈母顛巍巍的行來，王夫人同翡翠、玻璃隨在後面，劉姥姥走得快，站著等賈母，一同到來相見。

劉姥姥見了花團錦簇這一群人，已斜著眼瞧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可要怨我老糊塗，我見了奶奶、姑娘們都面熟，卻認不真那一位姑娘，那一位奶奶，誰是誰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別位奶奶、姑娘都不用說，內中有兩位奶奶姑娘，須得我來告訴你才明白。」因指黛玉道：「這一位是先前住在園子裡你見過的林姑娘，如今是咱們寶二奶奶了。」又指寶釵道：「這一位也是見過的姨太太家的寶姑娘，做了咱們寶二奶奶，如今是張太太家寶姑娘，又是姨太太家寶姑娘，還是咱們寶二奶奶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你們聽這猴子，又故意鬧他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可真把姥姥糊塗住了。你越往明白裡說，越不得明白呢。」劉姥姥也不理會鳳姐的話，便道：「老祖宗今兒叫我在這裡賞月，月亮還沒有上，我先跑到月宮裡來了。這一個賽一個的都不是月裡嫦娥嗎？」鳳姐道：「姥姥到了月宮裡，那桂花樹底下的石臼子可要你去搗兩錘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奶奶又取笑我了，這不是叫我做老兔子嗎？」眾人又都大笑起來。

一時戲班伺候點戲，賈母道：「點什麼戲呢？我同姨太太隨便瞧他們兩出，只揀好的唱就是了。」一時開場，先唱《浣紗記》，《彩蓮》因少腳色，連清音女孩子都拉在裡頭。接著又唱《解妓》、《趕車》。賈母問道：「姥姥你瞧，咱們的戲比你們屯裡唱的好不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我活了這麼大年紀，戲也聽過的多，那裡有這樣好戲！別的我不懂，只瞧扮的旦腳，活脫像個女孩子兒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

鳳姐拉了蕊官，推到劉姥姥身旁叫他瞧，道：「姥姥你仔細瞧瞧，他是真女孩子假女孩子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那是我認得清的，他不過生來俊，妝扮得像，那裡是女孩子呢。」說著，把蕊官的頸脖子撫摩了好一會。蕊官見劉姥姥認他做男孩子，瞅著他嘻嘻的笑，劉姥姥越捨不得放手。鳳姐道：「姥姥你喜歡他，肯把你家孫女兒給他做個老婆，你也招了一個好孫女婿。」

「劉姥姥道：『我倒願意呢。』便問蕊官：『你定了小媳婦兒沒有？』蕊官忍住了笑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搖搖頭。劉姥姥道：『我回去問問青兒的媽，把青兒給了他罷。』鳳姐又笑道：『到底要察訪察訪明白，別把青兒送到他家，兩口子配不上，退回家來，人家說你孫女兒配給戲子都不要，底下就不好攀親了。』

「一句話，說得襲人臉上紅了又紅。鳳姐偶然睜眼到廊簷下，見了襲人，才想起這句話無意中傷觸了他，悔已無及，連忙把別的話岔開了去。」

一時賈母要散步，出來看看園景，便叫煞了場，同薛姨媽先走，眾人都隨在後面。一陣風來，滿鼻子聞的桂花香。劉姥姥道：「別說別的花卉，就這桂花香，比屯裡桂花香的不得一樣。」鳳姐瞧著山子底下兩株桂樹道：「果然今年分外開的茂盛，園子外就聞著香呢。」說話間，早走了一節多路，鳳姐回頭叫老婆子們，「快到前面沁芳亭鋪設好了。」一面隨賈母進去坐歇，便道：「老祖宗看看河裡種的菱角子，早就密層層結的多呢。」劉姥姥接口道：「這些瓜果、蔬菜，輪著年分，那一年種的那一樣有收成，就是咱們莊家人也再拿不准。照像這園子裡，誰還計較到收成不收成，不過玩意兒種上些點點景罷了。」鳳姐說：「姥姥你不知，他們園子裡這些瓜兒、果兒，各有地段分給管園的老婆子經理。比如河裡的蓮藕、菱角，都是駕娘們的出息。他們比你們鄉裡種莊家的還用心盤算呢。」正說著，寶玉拜客回家，換了衣服趕來，道：「我知道老祖宗今兒要逛園子，趕早回來了。」說著見過賈母、薛姨媽，自與黛玉、寶釵諸姊妹隨意說笑。一面賈母道：「荷花早開敗了，這些殘敗荷葉子也該叫駕娘們坐船下去收拾乾淨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是寶兄弟頭裡聽林妹妹說什麼『丟脫柴胡刺葛根』，所以叫留著的。」賈母不懂這句話，黛玉、寶釵、史湘雲這幾個人已笑得腰都彎了。寶玉笑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，別聽鳳姊姊的話。林妹妹說的是一句唐詩，『留得殘荷聽雨聲』，不知他纏到那裡去了。」寶釵住了笑，才對平兒道：「你奶奶這幾天想是傷了風，請王太醫在那裡吃發散藥，一鬧就鬧到藥舖子裡去了。」眾人聽了又笑起來。

這裡寶玉見了劉姥姥便道：「姥姥多時不來了，這幾時那裡有什麼新聞，講與咱們老太太聽聽。」黛玉悄悄向眾人笑道：「你們聽他講新聞，又有個穿綠的女子要作怪了。」那時晴雯正穿著一件蘭花綠的夾紗襖子站在葡萄棚下摘葡萄，湘雲指著他取笑道：「你瞧晴雯姑娘就是穿綠的，他作起怪來，還要奶奶鎮治他呢。」晴雯悄悄道：「我本來是狐狸精，也不用奶奶鎮治，請太太再攆了我出去就是了。」黛玉釘了他一眼。大家無話，聽劉姥姥道：「二爺問我這話可真有呢。就是我們閭壁鄰居有一個女兒，因是屬雞的，小名就叫金雞兒，怪好的模樣，今年十七歲了。兩個月前頭，忽然面黃肌瘦起來，請了幾個大夫來看治，都不識這種病。夜間關上屋門，像有男人在裡頭說話。他娘老子留心瞧他，見有一個穿綠衫子戴秀才巾的後生，天天夜兒來呢。」眾人聽到這裡，都指著黛玉笑道：

「怎麼，鬻兒的話，說的能准。」一面又聽到劉姥姥道：「他老子娘只有這個女兒，鎮天哭哭啼啼。有人叫他到天齊廟請了王道士鎮治，畫了幾張符貼在家裡，也不中用。到底猜不透他是個什麼妖怪。」鳳姐正色道：「這個妖怪我倒猜著，他是個黃狼精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奶奶為什麼知道他是黃狼精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那姑娘叫金雞兒，黃狼想拖金雞，可不是黃狼精嗎？」賈母聽了笑罵道：「這猴兒又要胡謔了。」寶玉聽見這些話，便代他們著急道：「這女子被妖精迷住了還了得，該叫他們再想法兒才好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正是他們要請張天師，不知幾時進京，叫我裡頭來打聽打聽。」寶玉道：「天師三年進京一回，上年才來過了。再等兩年，那女子還有命嗎？」

李紈見寶玉這樣著急，他也是誠實仁慈的人，便笑道：「咱們園子裡有張天師呢。」說著便叫劉姥姥去求借春，道：「咱們四姑娘能驅邪除祟，畫的符靈驗。」劉姥姥見了不管是真是假，便向借春求符，借春那裡理他。賈母因李紈的話，不比鳳姐隨口取笑，聽了有幾分相信，便叫：「四丫頭，我知道你常和妙師父來去，果然有什麼驅邪符咒就給他兩張，這也算行好事，靈不靈沒有什麼要緊。」借春道：「老祖宗不要聽大嫂子的話，他又何曾見過我書符畫咒呢！」李紈笑道：「我從來不肯說謊，不是林妹妹回了家，那看屋子的老婆子鬧的晚上不敢進去睡覺，你畫了一張符給他們，貼上就安靜了，不是你鎮治的嗎？」借春聽見李紈道破這事，難以分證，只得叫瀟湘館上夜的老婆子來，命他去取上年給他們這一封字條兒。那老婆子已換了班，忙去查看，只見那封字帖兒還高高的黏在門上頭，便揭下拿在手中，忙忙的趕來送還借春。

這裡賈母和眾人已先向李紈問明了上年的事，第一個黛玉要緊開看，便在借春手裡接過拆開，裡面並無符咒，只有「林黛玉在此」五個字。黛玉靈機透徹，事關切己，一時看了便知瀟湘館並無邪祟，定是看守藏銀的護從神往來走動，欺壓這些運退命窮的老婆子，以致失驚打怪。四妹妹早覺未來，寫我的姓名貼上，鎮之即寧，只是不肯說破。眾人見了都嘲笑借春戲弄老婆子們，並李紈亦為其所愚。借春便借此向賈母掩飾道：

「但凡一個人，疑心生暗鬼，這原是老夜的老婆子見屋子裡沒人，覺著冷靜了，心裡害怕，倒像有什麼作耗似的。我原要哄騙他們沒的寫上，就寫上林姊姊姓名封嚴了給他們，說拿去貼上就不怕了。他們從此放大了膽，夜裡也沒聽見響動了。可見我並不知道畫什麼符。如今劉姥姥聽了大嫂子的話來纏我，就照樣再寫一百張給他拿去，也攆不了妖怪。」借春幾句話把眾人都哄瞞了過去。

賈母道：「他們不會拿捉妖怪，也別管人家的事，且去逛我們的罷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，行行歇歇往各處逛了一會。來到蘅蕪苑看寶釵的新屋子，賈母坐下道：「我先前說你屋子裡太素靜，如今還像新屋裡的擺設，也就看得過去。」一面寶釵捧茶送與賈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媽，眾姊妹隨便散坐吃茶。寶玉又去應酬湘雲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一眾人。鶯兒先拉了劉姥姥到他屋裡吃茶去了。

坐不多時，天色已晚，林之孝家的上來回：「凹晶館的圓月酒席已預備多時。」鳳姐因賈母今日多走了幾步路，怕賈母身子倦乏，便叫把軟轎抬來請賈母坐轎。眾人隨著，只見皓月一輪，已從樹梢影裡推上來了，秋色澄鮮，碧天如洗。一時到了凹晶館，席面已擺現成。賈母與薛姨媽坐了居中一席，拉劉姥姥同坐了，道：「咱們在一堆兒說話近便些，別去鬧他們年輕的。」

原來榮府規矩：有喜慶事宴客，賈母坐了主位，邢、王二夫人皆不能坐，就是尋常家宴，媳婦、孫媳婦亦皆侍立捧觴，賈母命坐，然後退下，不比孫女兒們可隨著賈母共坐不拘。今夕雖無外客，而中秋慶宴不比尋常，王夫人要按規矩，李紈、鳳姐自然隨著。至於黛玉、寶釵兩個人，與從前在園中作客之時不同，亦在紈、鳳之列。賈母見他們各人要按禮節，便笑道：

「我有一句話，你們大家聽著，別說我偏心。」未知賈母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